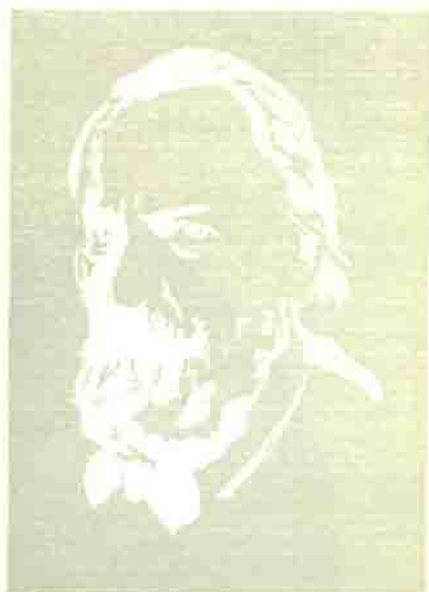




赫尔岑传

(苏)瓦·普列科菲耶夫 著

俄 苏 文 学 家 传 记 丛 书



赫 尔 岑 传

〔苏〕瓦·普罗科菲耶夫 著
罗启华 童树德 李鸿敦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7·哈 尔 滨

В.ПРОКОФЬЕВ

ГЕРЦЕ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79

责任编辑：张晔明 孙厚惠

封面设计：蒋 明

题 图：张乙迪

赫尔岑传

[苏]瓦·普罗科菲耶夫 著

罗启华 童树德 李鸿敦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 14/16·插页 5·字数 852,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

统一书号：11093·739

定价：3.05 元



亚·赫尔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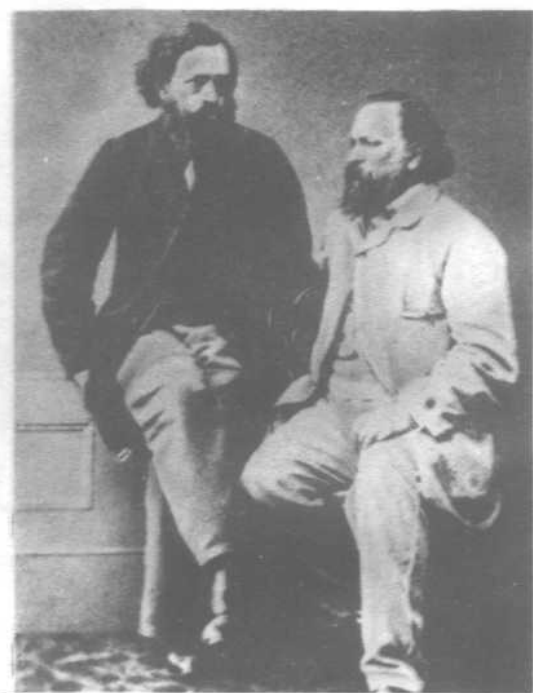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中叶的莫斯科大学



1848年法国革命



《名人画廊》，
右前是赫尔岑



赫尔岑和奥加辽夫

赫尔岑和两个女儿在一起



赫尔岑在伦敦的寓所



《往事与随想》插图



赫尔岑墓碑（在法国尼斯）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45
第三章.....	88
第四章.....	136
第五章.....	169
第六章.....	202

第 二 部

第一章.....	249
第二章.....	306
第三章.....	342
第四章.....	384
第五章.....	413

赫尔岑生平和创作年表.....	462
简明书目.....	465
译后记.....	469



第一部

第一章

截至十九世纪初叶，莫斯科在它存在的七百年间，曾经七次毁于大火。时间是：1445年7月14日，1493年7月23日，1547年6月21日，1571年5月24日，1626年5月3日，1737年5月29日，以及最后一次——1812年9月8日。

9月7日，莫斯科的大火越烧越旺。火红的熊熊烈焰在咆哮着，吞没了人们的呼喊声。大火的中心地带发出的巨响传进了克里姆林宫的议政厅。漫天的火光映红了所有的窗口，使枝形宫灯也变得暗淡无光。

拿破仑身着戎装，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大厅里从一个窗口踱到另一个窗口。他不时抬头望望，侧耳听听。神情阴沉，恼怒……茫然不知所措。这种情绪的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他苍白的脸上。这位皇帝说话的声音，也显得那么异常。他是在愠怒……在抱怨？战胜者说话应当是另外一种姿态。

大殿中央站着一个年近老境的人。穿旧了的钉有铜钮扣的猎人短外套，肮脏的皮靴，没有修剪的大胡子。这副模样儿同议政厅、同四壁绚丽的斯拉夫图案是多么不相称，而且同拿破仑也显得很协调。要知道，这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呀！

拿破仑陡然转身，从窗旁走过来。

“您愿意将我的一封信送交皇帝吗？”

“……薇拉·阿尔塔莫诺芙娜，再给我讲讲法国人到莫斯科

的事吧。’我一边在床上伸懒腰，一边央求道……”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著名的《往事与随想》，就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头的。

正巧，赫尔岑就是出生在“1812年这个年头”。拿破仑进犯莫斯科的时候，舒什卡（家里人这样亲昵地称呼赫尔岑）才五个月。战争，火灾，他都没有印象。临到他能听懂薇拉保姆、父亲和父亲的许多熟人讲故事的时候，这个反复讲过多次、经过一再加工的故事已经变得有头有尾、完完整整了。这个故事，赫尔岑的父亲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总爱用来飨以宾客，而且讲的时候俨然把自己也归到伟大战争参加者的光荣行列之中。这指的是他同拿破仑会面的事。原来他就是那个没有刮胡子、带着一身焦糊味同法国皇帝交谈的人，那个奉命带信给俄国皇帝的“信使”。

后来，在莫斯科的雅科夫列夫宅邸里有一位常客——米洛拉多维奇伯爵^①，他是鲍罗金诺和别列津纳^②的英雄。他在1813年莱比锡附近的“多国会战”中指挥过俄国和普鲁士的近卫军团，是少数几位在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荣膺奥尔吉二级勋章的将领之一。舒什卡很喜欢爬到沙发上，趴在他背上听他讲话，听他“念叨打仗的事”，然后……渐渐入睡。“莫斯科大火，鲍罗金诺战役，别列津纳河战役，占领巴黎，这些故事就是我的摇篮曲，我的儿童故事，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③。”“当然，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就成了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并曾经打算去从军，”赫尔岑后来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老同事——原伊斯麦洛夫团的军官们也常讲这类故事。要知道，在

① 米·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俄国将军。

② 指俄法战争中的鲍罗金诺战役和列津纳河战役。

③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的两部著名史诗，相传为诗人荷马所作。

这个团的格奥尔吉锦旗上并不是凭空地赫然写上“1812年击退敌军，保卫国土，战功卓著”这样的题字的。

1812年的卫国战争已成往事。俄国军队远征国外回来了。拿破仑不可一世的“百日王朝”已不复存在。而在莫斯科，在雅科夫列夫家，那场灾难仍然是大家念念不忘的话题。“我母亲和我家仆人、我父亲和薇拉·阿尔塔莫诺芙娜时常回想起那段不久前那么逼近、那么陡然地使他们震惊的可怕经历。”

确实，战争曾使雅科夫列夫一家大难临头。赫尔岑的亲姨婆安娜·鲍里索芙娜公爵夫人的房子着了火，住在厢房里的雅科夫列夫一家便同仆人一起，抱着还在吃奶的舒什卡，冲过吞噬着特维尔林荫道树木的烈焰，好不容易才转移到了赫尔岑的姑父帕维尔·伊凡诺维奇家。可是，这里也烈火熊熊。他们勉强在花园里安顿下来，但是一群喝醉酒的法国士兵发现了他们，就动手抢劫。最后，雅科夫列夫全家和仆人们逃到了特维尔广场，“干脆坐在街上”。

法国人强迫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去总督府救火。雅科夫列夫被弄得狼狈不堪，他找到一个意大利军官，用意大利语向他诉说了一家人的窘困状况。那个军官答应把雅科夫列夫的情况报告给元帅莫尔季叶·特列维兹公爵——熊熊烈火中的莫斯科总督。莫尔季叶在巴黎时同雅科夫列夫见过面，还记得他，便把他的情况报告了拿破仑。于是，第二天赫尔岑的父亲就被召到拿破仑面前。

这里应当交代一下雅科夫列夫家族的情况，否则很难弄明白为什么拿破仑单凭一两句表白的话就让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离开莫斯科，还让他在猎人短外套口袋里装进一封捎给俄国皇帝的信。

普希金对世谱，特别是对自己家族的渊源，总是很感兴趣。他曾自豪地说，他的祖先的名字“屡见”于俄国史籍。赫尔岑则无论在《往事与随想》中还是在书信里，都不曾表现出对家世有这样的兴趣。原来他是“非婚生子”，因此他纵然具有因功受禄的贵族身分也不能享有雅科夫列夫家族姓氏称号的权利。其实，他的父系列祖苏霍沃-科贝林氏、罗曼诺夫氏、科雷切夫氏、舍列麦捷夫氏，在每页史书上都能见到。雅科夫列夫氏列于《大俄罗斯帝国宗族总谱》第二部。雅科夫列夫家族中最后一个有权享用本姓氏称号的代表，是赫尔岑的堂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雅科夫列夫——《往事与随想》里的“化学家”。

雅科夫列夫家族没有人受封爵位，却是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这个家族的先祖雅科夫·扎哈里耶维奇（死于1530年）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大臣。1500年他使勃良斯克和浦季夫里归并于莫斯科公国，1508年俘虏了波格丹·格林斯基。雅科夫·扎哈里耶维奇的儿辈获得扎哈里因氏的尊号，孙辈即自称为雅科夫列夫-扎哈里因氏。这是十五——十七世纪的惯例，当时许多贵族和大臣的姓氏都取自父名或父辈的尊号。十七世纪开创俄国沙皇新王朝的罗曼诺夫宗族的姓氏也就是取自先祖尼基塔·罗曼内奇·扎哈里因-尤里耶夫-柯希金的。雅科夫·扎哈里耶维奇的孙子们是伊凡四世（雷帝）的第一个妻子——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里因娜皇后的同祖兄弟。

如果翻阅一下《俄国宗族谱》（《俄国旧事》1873年第一期，彼得堡）（里面载有雅科夫列夫氏族谱），就可以看到，似乎很多贵族在十八世纪编制自家族谱时，都爱竭力同罗曼诺夫氏“沾亲”。完全可能，雅科夫列夫氏——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列祖，也同样不会放弃自己同罗曼诺夫氏的宗亲缘分的。在十七世纪，雅科夫列夫氏当中有许多人是督军、大金库官员和地方衙门长官。

在十八世纪则有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时期的通事官、中将、军事委员会委员、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娶公爵小姐娜塔丽娅·鲍里索芙娜·麦谢尔斯卡娅为妻。他们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夫妇俩去世时，彼得及其兄弟列夫、亚历山大和伊凡都在军中服役：彼得在近卫军骠骑兵团，他的兄弟在近卫军伊斯麦洛夫团。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是赫尔岑的岳父——曾任外交职务，后来当过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但不久就被免职，并被禁止出入彼得堡。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当上大官，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朝廷任用过他，女皇驾崩后，他就以近卫军上尉衔退了职。他摆脱了职务，带着巨款在国外度过了十多年，游历了一国又一国，一城又一城。在巴黎他结识了拿破仑王朝的著名活动家，其中一位就是1812年在被占领的莫斯科当军事总督的莫尔季叶元帅。

莫尔季叶知道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情况，所以毫不犹豫地把他介绍给拿破仑，派他充当传达“和平”建议的信使去见亚历山大一世。而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急于从莫斯科脱身去找俄军驻地，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了拿破仑的委托。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承诺了重托，完成了一个不轻松的使命。而这个使命的结局有可能是使他不仅要蹲个把月阿拉克切耶夫^①的班房，甚至会受到严厉得多的刑罚。然而，沙皇亚历山大开了恩，谕示释放雅科夫列夫，不以他持有敌方的通行证而问罪，因为——沙皇也不忘强调——这种不爱国的行为是“他所处的万不得已的情况”逼出来的。同雅科夫列夫家一道，以他的家仆和亲属的名义从莫斯科脱身的，还有大约五百人。

^①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俄国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重臣，以施行军警暴虐制度闻名。他的姓成了军警暴虐统治的同义语。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详细记述了莫斯科这次大火和他父亲同拿破仑会面的情形。这不单纯是因为他恰好出生在1812年，似乎“参加了战争”。

这场卫国战争促进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后来，赫尔岑很准确地分析了这次战争对祖国历史的作用：它使“整个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812年的战争，是俄国第一批贵族革命家、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历程上的起点标志。而赫尔岑则理所当然地自己是枢密院广场英雄们的事业的继承者，并且永远不忘十二月党人别斯土舍夫^①那句话：“我们都是1812年的孩子。”是的，无论按直义或转义来说，赫尔岑也是1812年的孩子。所以他后来总是强调，1812年的炮声唤醒了“俄罗斯解放的意识”。赫尔岑引以自豪的还有一点：他是莫斯科人，而且正是莫斯科这个“没有皇帝的”首都为俄国作出了牺牲，同它一起“戴上了月桂冠”，“在烈火中同它熔合在一起”。

因此，赫尔岑把1812年作为他的回忆录的开头，决非偶然。

1812年的大动乱稍事宁息之后，小舒什卡的生活情形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个，除了赫尔岑在回忆里有记述以外，一个对他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很了解的人——赫尔岑的外甥女，他的“柯尔切瓦的表姐”塔季扬娜·彼得罗芙娜·库钦娜（帕谢克）^②在回忆录《远年回忆》里也作了叙述。

雅科夫列夫一家人在特维尔省和雅罗斯拉夫省的庄园里度过

① 亚·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

② 塔季扬娜·彼得罗芙娜·库钦娜是赫尔岑的外甥女。她比赫尔岑大五岁，家住柯尔切瓦，因此赫尔岑有时称她“柯尔切瓦的表姐”，有时称她“柯尔切瓦的外甥女。”她后来同瓦季姆·帕谢克结婚，因此本书作者在引用她的记叙时，又常用她丈夫的姓称她为帕谢克。